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二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毅

居敬行簡程子意與仲弓不同當以仲弓之言爲正

不改其樂近覺集注克已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博文約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樂學者不能躡進唯子貢之無諂可爲此語有病可并思之

孟之反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已

復禮之禮亦然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湏實見此理不可只如此

說過也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遽及夫求之而得禍也兩意雖畧相似而大不同可更審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如此說則道與物爲二矣况其文義本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之

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

耐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知如何見得仁以爲己任之重仁是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一易再易之說問之果然或恐中原地美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

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畧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

孟子集注中似已言其大畧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粦然恐終亦不能有定論也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粟一石值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爲病也其他蓋不可考云李悝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龜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

一均之內以宮聲爲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太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鐘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傳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脩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答楊仲思

來喻仁說似亦未瑩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又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羊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答楊仲思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已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楊仲思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

難遽曉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九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

答楊仲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良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恠者况身外之悠

悠又可復置胷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
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黷闇是則不能無
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尚未及細看此
中今年絕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
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
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
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爲誰其論放勛字義
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爲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鄙意
合也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
于嬀汭嬪于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嬀水而爲婦於
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
體也自孔傳便以女于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揆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
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
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
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
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魍魎鬼神解
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
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
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
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
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

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黃道夫

示喻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李子能

允宗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復來城中否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朱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未嘗不相與談及子能也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陳叔向蔡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

而便至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貞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蕃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者於鄭注呂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而據其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教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鑄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

乃佳不爾幾無所据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答方平叔銓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已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

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欽之

承俞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